

谭正璧(1901—1991)，字仲圭，嘉定黄渡人。
谭正璧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，在中国文学史、女性文学、儿童文学方面皆有重要贡献，尤其在小说、戏曲、弹词等通俗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。
“螺斋”系著名文史研究大家、藏书家谭正璧对自家居所的谦称。据谭先生之子谭麓所述，“螺斋”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几经迁徙，见证了谭正璧藏书、读书、著书的清贫一生。——编者

几年前，随着撰写的传记的内容日渐丰富，我开始寻找父亲当年在上海生活、奋斗的地方，从他出生和童年生活的生义码头街，到蓬莱路福安坊再到汕头路82号……

虽然这些地方历经变迁，留下遗憾，但也多少留下了历史的影子。

寻找九十多年前的“顺泰里”

早就想探寻宝通路顺泰里，总以为城市改造如此翻天覆地，大概早已毫无踪影了吧。

数月前经过那里去顺便寻觅，知道了这路的位置所在，而且尚存不少旧居，只是找不见弄堂口的“顺泰里”几个大字，询问路遇的几位老人也未有知者，又到居委打探更无结果。

我再次翻阅父亲的《记“新中国丛书社”》的文章：“丛书社也有过社址，就在当时我住的闸北宝通路顺泰里内。那时文学研究会主编的《文学》正脱离《时事新报》而独立发刊，他的编辑部和发行所就在叶绍钧先生的家里，而他的家也在宝通路上某里内，这个里就在顺泰里的对面。记得我为了请叶先生代刻‘新中国丛书社’的图章，跑去看叶先生时，他的书斋里正摊满了文稿，大约是在把已出版的加以清理。而我和叶先生相识，也就是在这时候开始。”

1929年《中国文学进化史》的《序》中，开篇回忆：“五年之前，我在上海神州女校任教，也在和今年同样的明媚的春天，偶然一时高兴，终天埋首于宝山路旁一间小楼里的窗下，费去了二个多月的光阴，编成一本五万余言的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。”

为了弥补遗憾，2014年12月22日，我带上相机又专程去了宝通路，细细地观察。既然是宝通路宝山路口，我由地铁上来，走到宝山路往北，经过宝昌路，径直寻到右手边的宝通路，而左手边即宝通路的对面，那里则没有衔接的路了，也就是宝通路到这里就结束了？我站在宝通路口，对面一幢多层的楼搭着脚手架，看不到路牌在哪？在看到了门牌时才得以确认，这边路口进去有五条弄堂，是五排清水青砖的石库门单间住宅，面南背北，一排七开间，原来都是砖木结构的，现在有的窗户已改造成彩钢或塑钢的了。楼下前面应该是客堂，后面是灶间，走上一半楼梯是朝北的亭子间，再上去就是客堂楼——最敞亮的朝南房间，亭子间顶上本来是一个晒台，现在都加建了一间房子。早年弄堂口上都有“xx里”、“xx邨”的大字，可惜的是现在已极难见到了，因此我无法确定这里是不是当年的顺泰里了，或许是顺泰里的对面。这里路口的门牌是二百多号，也就是说这里是宝通路的尽头了。但似乎又不是，回来后查看了地图，这路的另一头很长，应该再去认真考查一次。遗憾啊！但至少当年的顺泰里应该就是这般模样吧，或者这就是顺泰里？若

寻找父亲的足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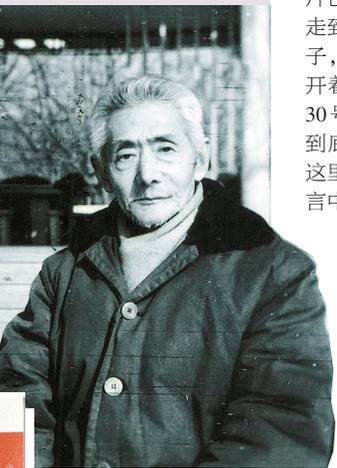
谭麓



南京西路寓所，84岁，与女儿谭寻



南京西路591弄140号（螺斋）



▲ 80岁的谭正璧
▲ 谭正璧的部分著作



千年后恐怕这些建筑也将不复存在了。

2015年1月24日，我又去了一次。原来宝山路北面往前二十米左右还是宝通路，只是路口没有当年的石库门建筑，往里走看到修葺一新的教堂——闸北堂，铭牌上告诉我，它建于1880年，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了……在我心目中，只有那南面近路口的五排，都是一字排开的七幢单间的石库门最有可能是当年的顺泰里。这里也就是先父的文学史处女作——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的诞生地。

2018年2月16日，我在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初版本里看到一篇作于1925年4月17日沪西小刘家宅的《自跋》，这段叙述把当年生活的地点环境说得十分明了：“作书的时间，是在去年的春间，那时我正在上海某中学校担任课程，那时的著作欲自然是格外浓厚的，而况我又正在具有好高骛远的意志的青年期？作书的地点，是在上海闸北某里的一间小楼上，窗外某大印刷所的机器轧响，一天到晚，从微风中送来；和窗外一座养病房的墙壁上的青艳的青藤，在娇阳下呈露地缠绵的舞姿；尤其使我掀起无限的著作的野心。虽然几乎整日埋头在故纸堆中，兴致是始终一般浓厚的。”这是我最近看到第三版的《大纲》时才翻阅到的，原先我手中的第八版里显然是因为作

了较大修订时，删去了这篇《自跋》，同时也删除了《三版自序》。

2020年12月，我把拿到的父亲早年的日记复制件，艰难地浏览了一遍，在《拈花微笑室日记》中发现记载着：1923年的“九月十日，星期一，阴。寻房子，下午就搬东西的，借在顺泰里五巷三十二号……”真是喜出望外的发现，可惜我近日再去那里，整片地块已被围，居民都已搬迁……

2021年1月14日，不死心的我又去宝通路寻访，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。早先去了多次，一来没有确切的地址，二来因有住户，不敢贸然打扰，后来这里一大片已属动迁被围。我绕着走一圈，来回走到这一片有数排同样结构的石库门房子，发现宝通路近宝山路的一条弄堂口开着，就大胆闯了进去，畅行无阻，从30号后门穿过客堂到前门，30号、31号、到底当然就是32号了，可惜门牌掉了。这里还正如父亲在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序言中所描述的，西面就是一堵墙，南面似乎也是一堵墙，32号的门都关着，上30号、31号的半楼，遗憾的是亭子间的门都锁着，30号的前楼现在是工地的临时办公室……

重访生义码头街

第一次去寻觅生义码头街是2009年。大概里两年后的夏日曾又去过一次，我那次看到不少人家正在搬家，心中不由担忧——尚存不到百米的生义码头街将悄悄隐匿高楼大厦之间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心中一直想着要再去踏访一次，磨磨蹭蹭，直到2014年的2月12日下午，终于欣然成行。

我从小南门中华路的王家码头街进去，看见这街的北边围着围栏，已是一片偌大的建房工地；南边的旧房旧居却依然有在，往前经过篾竹街，这里应该是我当年工作过的老厂分车间的所在地，记不得门牌号了，这两边各有一幢三、四层楼的老房子——就是这其中的一幢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到王家嘴角街了，对了，左手拐弯，生义码头街就在前面的右边，可是从这里到紫霞路整片土地已被围起，围墙内数幢高楼已拔地而起，那曾经的生义码头街已被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，不留踪影，“外滩资本官邸·世界地标”“绿城·黄浦湾”几个大字赫然在目，很显然，生义码头街已永远消失了。而这王家嘴角街的对侧那一大片的土地上，则是堆着已被推倒的旧居的青砖破瓦，正在待运中……

2017年2月14日，准备再去走访生义码头街，看看那儿今日的模样，这“街”显然已不复存在。

整洁的马路，两侧皆是崭新的高楼，这是中华路吗？虽然这里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——我曾工作二十年的老厂的一个车间就在王家嘴角街上，却一下子莫辨东南西北。问了几位过客，走了一段冤枉路，碰上一位“老土地”，指点得清清楚楚。

回头找到了王家嘴角路。因为北边的老房子都已为新建的高层住宅区所取代，路随之开阔了好多，同一侧的人行道

也变宽敞了。

噢！这路对面的老房子还没拆，向东走进去，看到两栋三层楼的旧房子，前面的那一幢应该就是早年的厂房，因为我记得这两边就是几间居民的住房。

再往前就是王家嘴角街了。王家嘴角路南边整片地都已经推倒了原来的旧居，翻造了高层商住楼，路面也放宽了好多好多，东面原来生义码头街一侧，现在是在“私人府邸”——黄浦湾，这旁边一幢二层楼的“洋房”，大概是售楼处，或者是以后的会所吧？而这里的北侧有一小片空地，里面隔着墙正对着后面颜色火红墙的楼房，那就是尚文中学了，因为先前曾来踏勘几次，所以还能准确地认出来，这里就是“生义码头街”的旧址。这地点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了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。

安亭井亭桥的故乡情缘

2015年3月9日下午，我们前往安亭，那里是我幼时未通人事时居住过的地方，也是我已逝的大哥求学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。前一天我打电话向亲戚了解到，当年我们居住的地方在小安亭的井亭桥石角厅南面钱家七坊里。

从嘉定新城乘轻轨到安亭十分便利，走到曾经的安亭老街——永安街，看到几位老者，打听井亭桥所在，不得结果。

无奈之下打电话向亲戚求助，原来它就在地铁站附近。高楼下一座不起眼的漂亮的小石桥跨在小河上，一旁杂草丛生处就是早先的石角厅遗址。

嗣后又去了安亭派出所，期望能看到当年的户籍资料，怎奈已逾六十多年了，日月变迁，人事已非，只得悻悻而归。寻寻觅觅，这些历史的记录，不知流落何方？

回家后，忽然想起先父的《访问震川先生故居》中似乎提起过井亭桥。于是找出这篇文章重新细读，记忆果然不出所料，原先看这篇文章没十分留意到这“井亭桥”，还去向安亭亲戚打听。

黄渡的谭正璧故居

问我父亲的故居还在吗？我一直知道它在东江桥堍，就是未知确切的地点，以及这故居还在不在？原来我一直以为，这故居应该是太外公家的祖宅。可是当年谭正璧随祖母回到故乡，先是寄居表舅家，后来是住在竹荫庵，至于先祖的老家在哪里，却从未提到过。《竹荫庵谈屑》应该就是在竹荫庵写的。我曾打探过竹荫庵在哪里？似乎无人知晓。我在网上查到有《徐兆玮日记》，书中提到：“吾乡惜字会始创于归庄竹荫庵。”徐兆玮(1867—1940)，字少逵，号倚虹、棗秋生，晚年号虹隐，江苏常熟何市镇人。《徐兆玮日记》，自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二日(1894年3月18日)始，终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(1940年7月16日)。

在谭正璧的日记《雯乘》1920年中记有：

九月三日，金曜。力子：我们以前应得的报纸……不过现在我们都要改寄了，改寄的地名列下：

原寄地名：黄渡柴家弄谭正璧。改寄地名：本埠小南门外省立第一商业谭。由此可知当年与外祖母住在黄渡柴家弄，至于是不是祖宅，就不得而知了？

我近来才明白，现在所说的故居，就是谭正璧当初借居的蒋慧频的家，他们成婚时，谭正璧把房子翻造了二层楼。蒋慧频的父亲去世后，夫人立下遗嘱，这幢房子归蒋慧频所有。

为了找到故居，又联系了蒋健勇医生，原来它就是现在的新黄路11弄14号，也就是原来东大街的一段。只是老房子已被拆除多年，这一片被取而代之的是多层的住宅小区。站在东江桥上就能看到这幢房子。此行又为我解开了多年的谜团。



宝通路顺泰里五巷31号

